

◆依据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编写

主编：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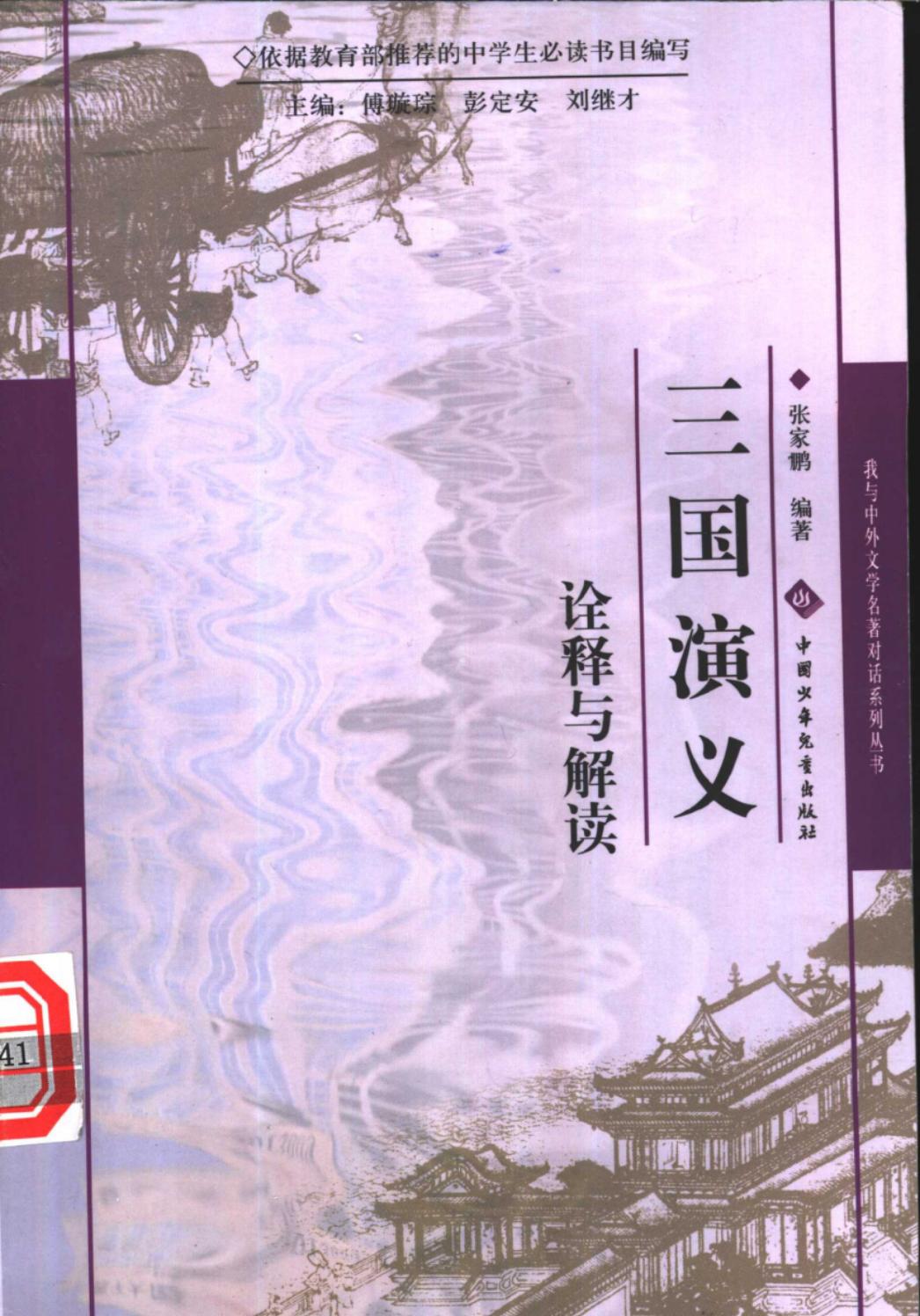
◆ 张家鹏 编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三国演义

诠释与解读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红楼梦」诠释与解读

「三国演义」诠释与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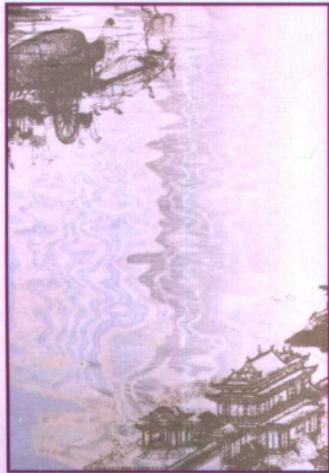
「水浒传」诠释与解读

「西游记」诠释与解读

「聊斋志异」诠释与解读

三国演义

诠释与解读



ISBN 7-5007-6364-6

A standard one-dimensional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 787500 763642 >

ISBN 7-5007-6364-6/I · 410

定价：600.00元(全套50册)





* T158191 *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主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三国演义》诠释与解读

张家鹏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三国演义》诠释与解读/张家鹏编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12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傅璇琮，彭定安，刘继才主编)

ISBN 7-5007-6364-6

I. 三... II. 张... III.《三国演义》研究—青少年读物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779 号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 《三国演义》诠释与解读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编 著：张家鹏
责任编辑：赵海力

责任校对：贺泽红
责任印务：李建国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电 话：086-010-64032266

邮 政 编 码：100708
传 真：086-010-64012262

印 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字数：6300千字

印张：315
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5007-6364-6/I·410

定 价：600.00 元(全套 50 册)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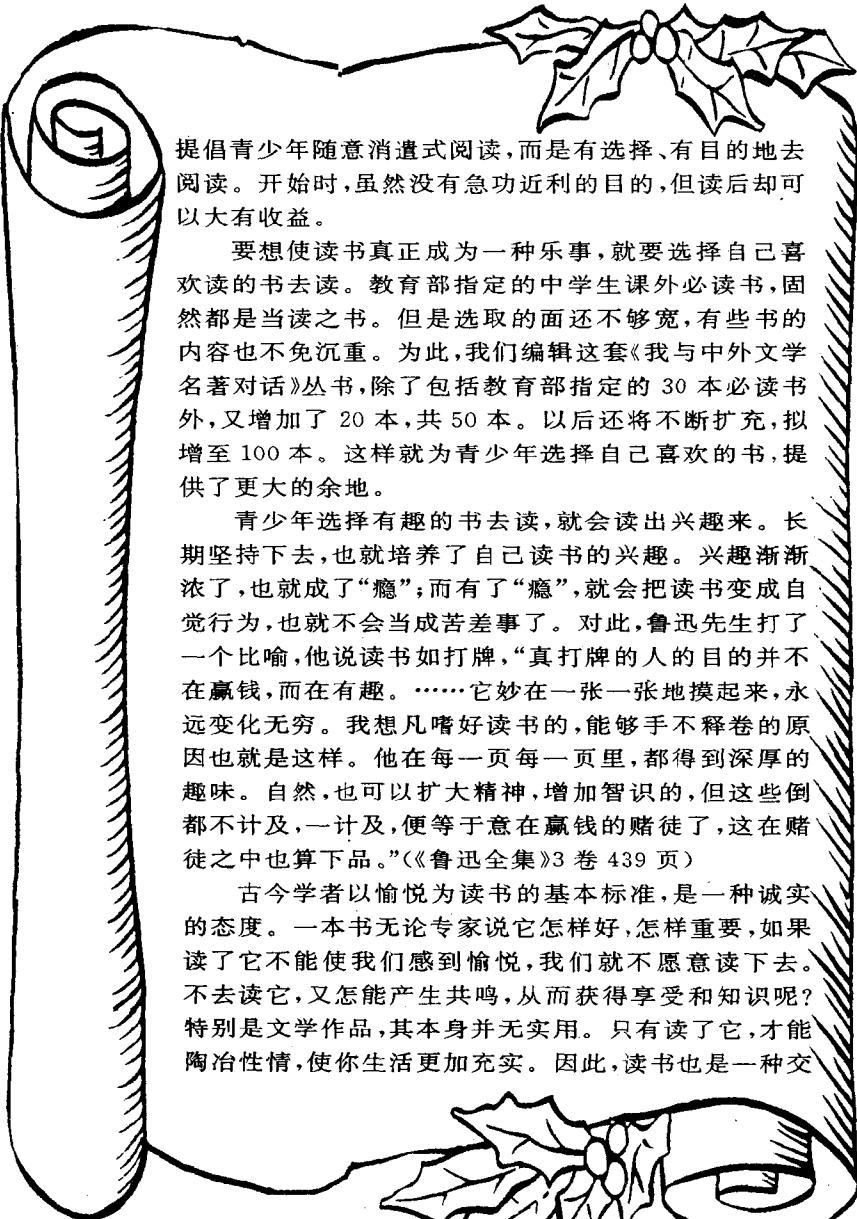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从书总序

读书是愉快的事儿，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去读。东晋的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又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南宋的胡仔在谈到读书时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苕溪渔隐丛话》）因此，林语堂先生把读书列为娱乐范畴。他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消受这一乐趣的人所羡慕。他认为，读书不能首先树立一个什么崇高的目标，然后才硬着头皮去读，那样一切乐趣会完全失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读书还是有正当需求的，这与乐趣并不矛盾。现在不少青少年似乎没有享受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往往把读书当成了苦差事。这当有一个过程，读书是可由苦而乐的。

读书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存阅读，一类是性情阅读。现在，为生存阅读类的实用书很多，如应试、推销等方面图书充斥书店。而不为功利或功利色彩较少的属于性情阅读类的图书则较少。最近国家教育部指定的30部中学生课外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基本属于性情阅读类图书。这些书和应试教育的教辅读物是大不相同的。学生读这些名著不会像读教辅读物那样，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以求立竿见影地提高考试成绩。但是通过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却可以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并且还会陶冶情操，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对其一生的成长都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必读书与一般的性情阅读类图书又略有不同。它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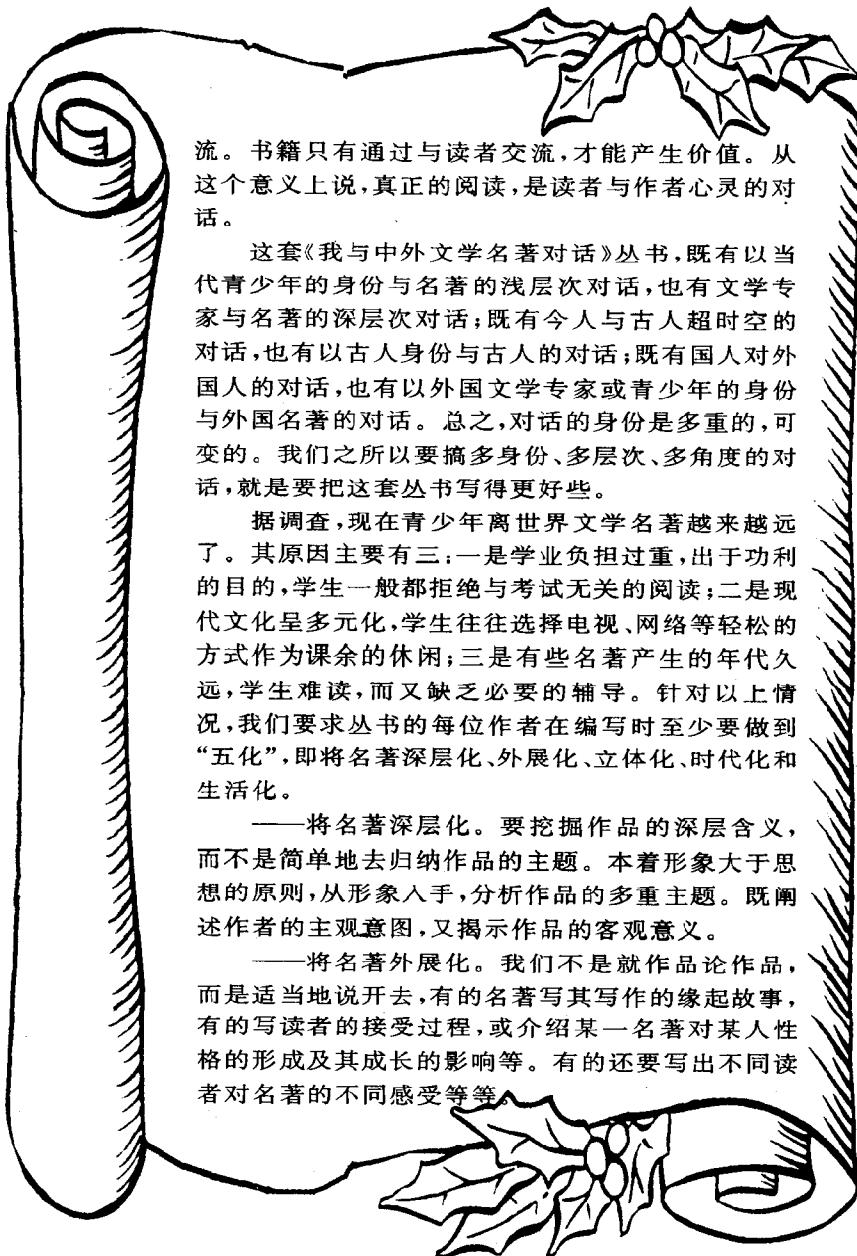


提倡青少年随意消遣式阅读，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时，虽然没有急功近利的目的，但读后却可以大有收益。

要想使读书真正成为一种乐事，就要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去读。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固然都是当读之书。但是选取的面还不够宽，有些书的内容也不免沉重。为此，我们编辑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除了包括教育部指定的30本必读书外，又增加了20本，共50本。以后还将不断扩充，拟增至100本。这样就为青少年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青少年选择有趣的书去读，就会读出兴趣来。长期坚持下去，也就培养了自己读书的兴趣。兴趣渐渐浓了，也就成了“瘾”；而有了“瘾”，就会把读书变成自觉行为，也就不会当成苦差事了。对此，鲁迅先生打了一个比喻，他说读书如打牌，“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读书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到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赌徒了，这在赌徒之中也算下品。”（《鲁迅全集》3卷439页）

古今学者以愉悦为读书的基本标准，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一本书无论专家说它怎样好，怎样重要，如果读了它不能使我们感到愉悦，我们就不愿意读下去。不去读它，又怎能产生共鸣，从而获得享受和知识呢？特别是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无实用。只有读了它，才能陶冶性情，使你生活更加充实。因此，读书也是一种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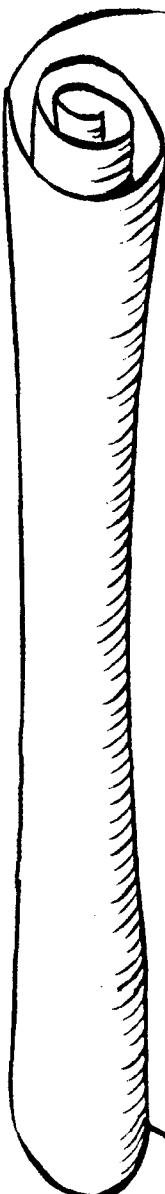
流。书籍只有通过与读者交流，才能产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对话。

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既有以当代青少年的身份与名著的浅层次对话，也有文学专家与名著的深层次对话；既有今人与古人超时空的对话，也有以古人身份与古人的对话；既有国人对外国人的对话，也有以外国文学专家或青少年的身份与外国名著的对话。总之，对话的身份是多重的，可变的。我们之所以要搞多身份、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话，就是要把这套丛书写得更好些。

据调查，现在青少年离世界文学名著越来越远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业负担过重，出于功利的目的，学生一般都拒绝与考试无关的阅读；二是现代文化呈多元化，学生往往选择电视、网络等轻松的方式作为课余的休闲；三是有些名著产生的年代久远，学生难读，而又缺乏必要的辅导。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求丛书的每位作者在编写时至少要做到“五化”，即将名著深层化、外展化、立体化、时代化和生活化。

——将名著深层化。要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去归纳作品的主题。本着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则，从形象入手，分析作品的多重主题。既阐述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揭示作品的客观意义。

——将名著外展化。我们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适当地说开去，有的名著写其写作的缘起故事，有的写读者的接受过程，或介绍某一名著对某个人性格的形成及其成长的影响等。有的还要写出不同读者对名著的不同感受等等。



——将名著立体化。我们对文学名著的展示，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从时间上沟通古今，而且从地域上沟通中外。为了达到立体化的目的，我们一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人以形象感；二是着重人物个性的分析，使人物形象化。

——将名著时代化。我们尽量有针对性地将名著作当代转化与深加工。所谓时代化，主要指名著在今天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对于这一点，既要说深说透，又要恰到好处，避免牵强附会地去寻找作品的所谓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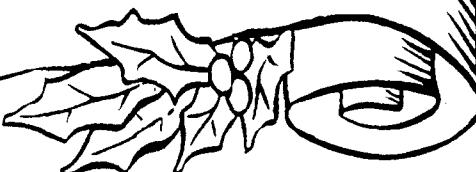
——将名著生活化。我们对名著的阐释，尽量贴近我们的生活，使读者感到名著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在评述作品的影响时，顺便指出从名著引出的成语、典故等。但是将名著生活化，并不等于将其庸俗化、琐碎化，而要做到既有趣味，又有意义。

我们的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些愿望并非易事。“暨乎成篇，半折心始”。因此，书中的舛误和不当之处当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这套丛书出版之际，恰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明对话年”。而文学的对话，无疑是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在文学对话中了解世界文明，逐渐缩短“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便携手共进，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编委会

2003年1月



目 录

一、引言	1
(一) 从史书到小说的漫长转化进程	3
1. 正史及其传注是《三国演义》的胚胎	3
2. 雅俗文学对《三国演义》的孕育	7
3. 艺术的深加工与创作素材的转化	15
4. 双重价值的奇迹	19
5. 小说版本一瞥	22
(二) 沧海横流时代的全景图	24
1. 从皇权式微到曹操称霸中原	25
2. 孙刘联盟拒曹势成三分天下	29
3. 政治集团明争暗斗的社会画卷	33
4. 丧德失政分久必合的大趋势	44
(三) 小说意蕴如棱镜透析的光谱具有多重色彩	47
1. 仁君之魂在于天下为公	48
2. 忠义的人格价值引起读者的思考	53
3. 智勇是人的一种魅力	60
4. 历历呈现的深重罪孽	65
5. “拥刘反曹”思想倾向解谜	70
(四) 千钧笔力，淋漓翰墨绘制小说艺术奇观	79
1. 千姿百态，精彩绝伦的战争描写	79

2. 老辣遒劲，其丽在神的人物形象刻画	89
3. 锦峰绣壑，宏伟缜密的结构布局	101
二、精彩片段解读	109
煮酒论英雄	110
三顾草庐	116
赵子龙单骑救阿斗	132
舌战群儒	142
孔明挥泪斩马谡	153

一、引言

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距今六百多年前的文学巨匠罗贯中以其惊人的首创精神，推出了我国古代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三国演义》。它堪称是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章回小说园林中的第一棵长青树，凭着它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民族精神天地里构建起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亮丽景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是竭力宣传小说有着宝贵教育功能的人，他认为小说出神入化的移情作用既迅速、剧烈，又深远、持久，如磁力吸铁，有多大分量的磁，就能引多大分量的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三国演义》便是富有魔力的精神磁石，自它问世之后，差不多被整个民族代代递相承传、赏阅不衰，并且从未间断地利用时代所提供的新形式，或普及它的内容，或挖掘它的内蕴，使它在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和不同层次的群体之中落脚生根。它像艺术真金能经得住历史长河的千淘万漉，又似恒永的火镰，在文本与欣赏者的撞击过程，不断地闪耀着思想的光彩。毋庸置疑，《三国演义》对促进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激发民族精神的高扬，起着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功效。非但如此，它也是“地球村”的一笔不可复制的思想财富。我们只要稍加浏览王丽娜编译的《国外〈三国演义〉研究部分论著目录》，即可感受到海外学者、方家，于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对研究《三国演义》的浓厚兴味。鲍昌的见闻又恰好说明了问题的另一面：

“出国访问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说：‘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早都译介到欧洲了。据我所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比《红楼梦》的要多。因为《红楼梦》里的生活内容对欧洲读者比较陌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人物情节都能抓住读者。’……细一想来，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工农群众当中，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熟悉的程度，终比《红楼梦》略胜一筹。”（江云、韩致中《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页）可见，《三国演义》作为精神食品以飨读者，它将拥有来自社会不同文化层次的广大接受者，奇妙地诱发他们的胃口，化育他们的性情。而且不同的受者群从中吸纳的滋养亦各有差异，即使相同的接受者因时空的转换，对其精神营养的选择标准也会发生改变。撇开罗贯中创作小说、铸就艺术形象的因素不谈，就欣赏的视角而言，无论是炎黄子孙，还是他邦外域的读者，都能产生“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效应。同时，因受到审美趣味共性的驱策，《三国演义》这部当之无愧的“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能共赏的”（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它与恩格斯称颂的《浮士德》等诗作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宝藏”（《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4卷，第406页），有着“永久的魅力”。

《三国演义》所展示的创作经验，一直为后人效法。平心而论，它是人们公认的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作品的百世不祧之祖。当然，它的诞生非为罗贯中一人之力，而凝聚着众多艺人的巧智和他们的实践创造工夫，经数个世纪的孕育，最后由罗氏天才的艺术加工，以崭新的文学形式在世间亮相了。

(一) 从史书到小说的漫长转化进程

《三国演义》一问世，人们随后就认清了它的渊源。现存《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书首卷刻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与“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两行文字。卷前蒋大器的序文也指出了小说的素材是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二者皆在强调小说脱胎于正史，在此基础上，继响者多有阐发。清代徐时栋的看法反映了旧时一般文人的见解。他认为：“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衍成文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烟屿楼笔记》第4卷）。足以说明，前人已经意识到了《三国演义》是史学与文学相互交融酿就的产儿。

1. 正史及其传注是《三国演义》的胚胎

任何一部历史演义小说都与正史典籍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是疏密、详略的程度不同罢了。关于《三国演义》和历史的关系，民间很久就流传着“真三国，假封神”的说法。清代章学诚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于《丙辰札记》中说了句为人普遍认同的话，即“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这所谓的“七实三虚”，则指小说的基本轮廓是忠于历史的，描写

的重大事件几乎皆查有实据。史实材料的来源，首属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两者在收罗记载史实故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机缘。我们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史家眼界大开，撰述多途，除了继承《汉书》传统著述皇朝史外，地方志、域外史、家族史、人物传、史论、史评等书形式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据史书记载，陈寿《三国志》未成书之前，魏吴两国官修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均已出世，私撰的还有鱼豢的《魏略》和陈寿写的《益部耆旧传》十篇。陈寿曾身任蜀汉的观阁令史，蜀亡入晋，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等职，他对当时可以收集的三国史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取精芟芜的筛选工作，到48岁著成《三国志》65篇。似因其书立言有识，取材谨慎，叙事简明，文笔流畅而不枯燥，虽以魏主为帝纪，却能总揽三国全局史事，将蜀、吴二主传名而纪实，不仅使全书体例协调，更展示出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此为正史撰述中的一大创新，难怪文学批评家刘勰对荀勗、张华把陈寿比之于司马迁、班固，视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篇》）。

囿于个人生活的主客观条件限制，陈寿根本不可能一网打尽关于三国历史的遗存资料，所以魏晋南北朝之时，写成的三国史多达15种，只是今存仅有陈氏《三国志》罢了。陈氏身后对《三国演义》的编著产生一定影响的，依时序顺次说，有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它补充了《三国志》缺漏的一些资料，并改变其以魏为正统的作法而尊蜀汉。后来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沿袭了习氏的提法，坚持以蜀汉为正统。《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应该说始萌于《汉晋春秋》。南朝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搜辑史册210多种，从中引用书籍（包括单篇文章）凡140余种，为《三国志》作注，增广异闻，称得上是一位集三国

故事的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第45卷评裴的“注”云：“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而指出其瑕疵是“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这对备用为小说创作素材来说，倒是有益无害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及裴氏“注”两相参阅，便很容易地看出，前者采撷后者的材料而转化为小说内容的，比比皆是。试看《三国志·曹操传》叙述其年少为人：“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裴引无名氏《曹瞒传》所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而喝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这里的太祖即为曹操，嵩就是他的父亲曹嵩，司马彪《读汉书》说嵩“质性敦慎”，看来这位老子对儿子的诓骗是只敦不慎了。《三国演义》第一回曹操刚露面，作者用个特写镜头揭示他狡诈的稟性：“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乎？’南阳何颙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

也。”类此，正史及其传注的记载几乎原样的移位，自然地糅入小说内容里的，所在多有，垂手可得。然而，小说素材源于史实，并非等同于史实，小说的情节内容更不是史书的移传和迁徙。这中间少不了对历史资料的艺术处理，或是抽取多种史书的材料加以整合。如《三国演义》揭穿曹操杀害杨修原由的谜底，于第72回写曹操兵退斜谷前，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处死杨修之后，紧接着用不到八百字，提到六件事来暴露曹操的阴暗心理。小说内容的材料是出自《世说新语》、《后汉书·杨震传》、《三国志·曹操传》裴注引《九州春秋》，由作者融会、整合，变成了小说中的精彩片段。有的将正史材料“张冠李戴”，或节外生枝、夸张虚构，为描写一段完整动人的故事情节和某个人物形象服务。如《三国演义》第5回叙述的“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实则是把《三国志·孙坚传》所载孙坚的英雄业绩，移至关羽的功劳簿上，以突出关羽的神威和曹操慧眼识好汉的卓见。小说第95回，又将《三国志·张郃传》记载的战败马谡夺取街亭的辉煌战果送给了司马懿，表现仲达与诸葛亮相颉颃的军事才能。像这种移花接木的运用史料的艺术手法，在《三国演义》里并不稀罕。至于借事生发，添枝加叶，凭史实骨架植皮贴肉的例证，同样俯拾即是。就总体而言，《三国演义》的创作依托正史用其传注的材料，加以调整、取舍、提炼与虚构补充，却在历史基本事实的框架内施展艺术腕力，使小说中的情节故事没有违背重大的史实和史评的主要倾向。作者笔下呈现的对象看似偶然和特殊的人与事，实际上有着历史普遍性、规律性的色彩。完全可以断言，正史及其传注是造就出《三国演义》的胚胎，而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历史本质真实的辩证统一原则，是历史题材小说《三国演义》能跨进艺术殿堂的通行证。

2. 雅俗文学对《三国演义》的孕育

世代相承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是孕育《三国演义》小说生命的孵化器。这里所说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主要指传统观念中的诗文一类的雅文学，及讲唱、话本和戏曲之类的俗文学。

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它在中国走了一条与欧洲明显不同之路。根源在于中国神话没有走向文学，历史却成了它的归宿。与此关联，史传著作担负着上承神话，下启小说的使命，变为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史传的本身蕴涵着我国古代小说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结构方式；蕴涵着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方式，以及处理好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关系的运思技巧。不了解史传同小说的这层缘分，就无法窥得我国古代小说的奥妙。因此，明清小说评论家总把史传与小说捆在一起评析。譬如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读第五才子书法》）毛宗岗论《三国演义》：“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读三国志法》）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感受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做《史记》。”（《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显然，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肚脐上始终遗存着母体史传的印记。

联系我国文学发展的行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是文学观念渐趋树立，文史一体的局面开始裂变，为双方分道扬镳准备条件。当此之际，广泛流传开来的三国故事就成了史学和文学的兼祧，有关三国的史书不乏浓厚的文学意味，如《三国志·诸葛亮传》竟载孙权等对少年诸葛亮